

移风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报告文学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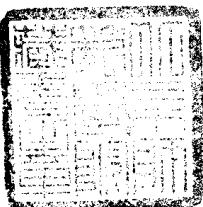
新风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报告文学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8805



解放军出版社

968805

新 风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报告文学集
北京军区政治部编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625·字数248,000
1983年12月第1版（北京）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85·37 定价：1.00元

目 录

序言 傅崇碧 (1)

- 大路朝天 郭建英 (6)
有心插柳柳成荫 王 颖 (38)
大墙内外的通信 陈 斌 刘跃林 (61)
从仇人到亲人 王建国 (81)
种子赋 胡邦明 谷办华 (92)
文明粮店 刘秉荣 (112)
家庭病房 曹建玲 (127)
辅导员 赵立山 (138)
春雨绵绵 李换运 (154)
建设未来的战场 徐太国 杨兆安 (170)
拆墙记 鲁守平 (178)
窗口 张坤平 (194)
冀中平原一新村 刘秉荣 胡邦明 (207)
文明村的风波 谷办华 胡邦明 (217)
清凌凌的泉水 丁怀光 (233)
晚霞 王 军 (247)
闪亮的红十字灯 张秋华 (263)
新的一步 牛伟旗 王孟河 (272)
春种秋收 叶 丛 (283)

- 放心吧，远方的战友 张惠生 (295)
文明村的好顾问 刘波 (312)
海河之畔文明花 张伯涛 (328)
光明天使 于稚鸿 (336)
智斗风水仙 张宪一 (350)

序　　言

傅崇碧

《新风》，是一本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报告文学集。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它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使一些农村、城镇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同时也促进了部队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了战斗力。这是一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风，是军政、军民亲密团结之风。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于一九八一年秋最先起于华北地区。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日益深入人心，政治上实现了进一步安定团结。但在十年内乱中造成的“内伤综合症”还没有得到根本医治，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又迫切渴求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适应实现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好转，适应广大农民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诞生的。一九八一年五月，胡耀邦同志提出部队要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荣标兵。我军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一九八一年秋，在华北演习期间与驻地人民群众开展了共建文明村活动，引起部队领导的重视，要求所属部队把这个方法带回营房去，在驻地周围开花

结果。驻河北省保定地区某部行动最快，在当年十一月就与崔中旺等村群众一起开展了军民共建文明村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

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及时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了北京部队党委、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关于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现场会的报告》，号召各地党委、政府、驻军把建设精神文明的活动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总政治部余秋里主任，亲临崔中旺等文明村参观访问，指导工作，对军民共建文明村活动给予高度评价，热情支持。一九八三年八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展览》，军委首长分别为展览题了词。邓小平主席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叶剑英副主席题词：“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徐向前副主席题词：“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把我军群众工作做的更好”；聂荣臻副主席题词：“社会主义文明理应军民共建”；杨尚昆副主席题词：“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利国利军利人民”。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高瞻远瞩，言简意赅，进一步阐明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方向、重点、目的和意义，给了广大军民巨大的鼓舞。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形势喜人。

几年来，大量事实证明，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义。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对基层进行综合治理、全面建设的一种好方法。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的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保定地区的情况最有说服力。在十年内乱中，保定地区是重灾区，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都遭到很大破坏，军民团结受到严重损害。通过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境变了，村容整洁；铺张浪费减少，打架、赌博、偷盗的歪风为之一扫；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乡规民约不断完善，广大群众遵纪守法，治安好转；开展了五好家庭活动，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破除了“多子多福”的旧观念，计划生育深入人心；中小学深入开展学雷锋、“三热爱”、“五讲四美”活动，校风改观，学习向上；两个文明一起抓，粮棉增产，五业兴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得到正确处理，群众关心国家，热爱集体，很多村镇成为文明礼貌之乡。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我军是人民子弟兵，历来有“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十年内乱，这种良好关系受到破坏。战争年代，我们钻山沟、住乡村，离不开“堡垒户”、老房东、拥军大嫂、子弟兵母亲。如今条件变了，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展那种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如何恢复那种血肉相连的“母子之情”？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活动，为军民团结搭起一座桥梁，军民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军民相长，共同提高。军队学人民，愈觉得人民群众可亲；人民学军队，愈觉得子弟兵可爱。军队对驻地社情了如指掌，地方也知道部队在干什么。军政军民团结一致，这就在辽阔的土地上筑起一座新的长城，这是任何力量都攻不破的长城。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我军指战员耳闻目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城乡带来的深刻变化，提高了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增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的信心。通过军民共建的实践锻炼，学到了做群众工作的本事，学到了工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了军地“两用人才”。学习人民群众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促进了部队自身的文明建设；学习地方干部的工作经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正以丰富充实的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蓬勃地向前发展着。由于这项活动开始不久，发展得还不平衡，经验还不够完善。我们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进一步抓好这项工作，努力开创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新局面。要继续坚持以地方领导为主，发动群众自己搞为主，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主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用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形式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要以军民共建文明点为课堂，把人民群众的新思想、新

道德、新风尚学到手，促进部队的思想建设。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种子已撒遍祖国广大城乡，它必将在广阔、肥沃的国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自立于世界之林，矗立于世界东方。

大路朝天

郭建英

冬日的晨雾渐渐消散，露出冀中平原坦荡与苍莽的原野。一轮嫣红的朝阳喷薄而出，一声燕赵风味的戏曲唱腔，从一座村庄里传来，慷慨而悲壮。是呵！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那近年出土的金缕玉衣，那迭演不尽的易水送别，那陶、铜器皿和铁制的冷兵器，记载着它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垂吊于平原西侧的狼牙山，正呈现着晶莹与苍蓝，矗立着峻嶒的峰峦，仿佛是一排刺天的长剑。那一座座村庄里的黄土墙，毗邻的平顶房，棋盘似的街道，又使人油然想起发生在这里的地道战、地雷战……从纸糊的窗户内，灰黑的土炕旁，以及锅灶、马槽里飞出的子弹、手榴弹的爆炸声里，又颤动着近代文明的回音。面对这片经历过壮烈斗争，曾被鲜血浸泡过的土地，我想，这辽阔平原上的座座军营、新老兵，在现代文明的演进中，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身处怎样的位置呢？

当我随着保定地区军民共建文明村现场会的代表们走近村庄时，就被冻土里麦苗的墨绿，大地上雾纱的娟秀，以及村落、树林的恬静深深地打动了。我的面前仿佛是海，庄严肃穆的海，正耸起大潮，卷动波浪，我相信这是大平原的运

动。

脚步是从路上迈开的

一阵锣鼓声从大平原上响起，节奏欢快而热烈，声浪澎湃而递进。无阻无拦，无遮无掩，顿时把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敲热了！透过薄雾我看见了那敲锣打鼓的村庄，它就是河北省新城县的崔中旺。“文明村”的活动最先从这里开始。一条紫红色的路通向村中，它宽阔笔直，平坦洁净。路面赭红的磷土与路旁橙黄的墙壁对比鲜明，强烈地显示着崔中旺村的活力。“文明村”就是从这条路上奠定，又踩着这条平坦的中轴大道，向人们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里延伸的。

去年深冬，崔中旺忽然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附近营房里的一位教导员姜同斌。崔中旺的父老乡亲们都熟悉这支队伍。夏熟时，他们来割麦打场；年节前，来为军属担水扫院子；他们还租种着崔中旺的一百亩土地，一茬茬收获着黄瓜、青椒、萝卜、白菜，靠它解决营房里的菜蔬。在以往的岁月里，战士和崔中旺的乡亲们一块春种秋收，话葱话韭。虽隔着一条田垅，但军民的感情却融融交织，涓涓倾流，象一支动人的歌儿。可是一切都在变化，有时变得让人惊骇、瞠目。不知何时，村里有人公开到战士们的菜地里摘、拔，茄子黄瓜一把抓。战士们当然很不情愿，眼睛乜斜着那些顺手牵羊的人，脸上现出愠怒。

“别不高兴，子弟兵嘛，不摘你们的摘谁的！”农村里的小伙子出口噎人。

战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大吼一声：“放下！”

“我们穷，你们富，就得吃你们，喝你们，等着瞧吧！还得来。”他甩掉战士的手，吃着黄瓜走了。

就连那些半大的孩子，也敢骑在军营那高达一米五的墙头上，对着墙内吆喝的哨兵笑嘻嘻地宣布：“你们有啊，不拿你们的拿谁的啊？！”

这墙在孩子们脚下简直如履平地。他们轻巧地从墙上飞进，兜上几个圈子，又大模大样地从营门走出。谁敢翻他们背后的挎篮，动他们一根毫毛，那就是“军民关系”问题。怎样防范这样的半大小子呢？部队只好作出一条决定：“高筑墙，多加岗”。不多几天，方圆数里的军营围墙从一米五陡然又长了半米，变为一人多高了。战士们想：你们不是跳高运动员，还能翻进来？

可是那些孩子们，远远看着墙哈哈一笑：“你向高里长，我向地下挖，看谁胜过谁！”

你“高筑墙”，他竟然来了个“深挖洞”。

不久，村里正式出面要收回那一百亩菜地了。理由十分充足：这几年崔中旺增加了人口，土地少了，粮食产量低了，老百姓碗里稀了。你们部队是吃公粮的，饿着谁也饿不着你们。大伙儿眼巴巴地瞅着那一百亩菜地呢……”

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部队领导紧张了：一千多人要吃多少菜，到哪儿去买？莫小看维生素，那强健的体魄，高涨的士气，乐观的情绪都与它有关系呢。事到结尾，部队花了两千元。

又到新年了，姜同斌和他的战友们照例要去村子里走访。这时节，双方都要客气一番，互相致意，甚至还要碰

杯。不管肚子里有多少怨气，脸上却要挂着笑。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心里不住翻腾。他在保定地区经历了十年动乱，往事如在眼前。那一年奉命支左，他曾举着语录在两派群众的枪口中间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要谁扣在扳机上的手指轻轻一动，姜同斌便会即刻倒在血泊里。但是，他没有怯懦，他是个无畏的战士。有一天，他的前胸突然被一位扑过来的妇女抓住，她闪着血红的双眼嘶喊：“你还我的男人，是你杀了他！”

姜同斌愕然地摇摇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杀过人，也没挑逗别人杀人。”

“那一派杀了他，我要向你讨债！”她动手厮打了。

姜同斌是一位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堂堂军人，这时他笔直地站着，任这位悲愤交集的“未亡人”倾泻她的仇恨。军装上的纽扣几乎被拽光了。灾难中产生了艾怨，忍辱也留下了委屈。军民之间感情的缝隙，象大地震之后留下的一条条裂痕。他常常独自站在冬日辽阔的旷野里，面对苍黄的落日，肃穆的村舍，心中涌出万千感慨：唉！这块土地上，该矗立多少座军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碑碣呀！这曾是抗日模范根据地呵……

这几年，农村变了。平顶房上搭起尖尖的粮食囤，衣袋里也能掏出一叠叠十元一张的票子；独家能购买大牲口，经营养鸡场；盖新房也要装上半面墙的玻璃窗，安上几排自成体系的暖气管；电视天线也破天荒从农家房上伸向苍穹。生活，一下子从单色调变成了多色调。可是色调怎样安排，色块怎样搭配，一时也并不十分和谐。本来嘛，一种事物有它的内涵，同时也会有它的局限。人们从某种约束下解放出

来，可以向前迈一大步，也可能把头伸进钱眼儿，扛上新的枷锁。土地是“包”给个人的，不知怎么搞的，却成了道地的“分”。树，有人抢先一步刨了；大队仓库中的机器被人卸成零件卖了；算命瞎子当当地敲着铜锣进村营业了；娶媳妇嫁闺女，餐桌上也要摆上几盘几碗，“六六六，八八八”地闹腾开了。聘礼和陪嫁长竿高挑，供人观赏和评论。

“投之以木瓜，报之以桃李”，男女双方的家长，是懂得等价交换的。家庭结构的严谨，本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块绿洲，有的却冰消瓦解了。婆媳成了死对头，妯娌间侧目而视，吵嘴打架之声时有所闻。村道上、院落里，每天都有几台热闹戏好看……

能割断人与人深远的历史联系吗？能否定人与人共同的命运吗？生活之河，你要流到哪里呢？

姜同斌组织营党委开会了。议题有两个：一是帮助这个挂勾队迈上坦坦荡荡的大路；二是怎样在变革中弥合军民的感情裂痕。委员们意见分歧：

“部队是打仗的，精力要放在训练上！”

“你能包打天下，你能感动上帝？”

“文化大革命我们支左插了手，再也洗不清。搞劳动我们可以出人、出车，但这些矛盾、纠纷，万万不可介入了！咬住手，拔也拔不出来！”

“不，共产主义是目的，也是运动。贯穿全过程，也体现在每一步上。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哪一步军队都参加，而且起作用。”

“我们不去包打天下，只当地方党委的顾问和参谋。”

意见统一了。哪里是突破口？一部农村的精神文明史，

第一页该从哪里描绘？大概他们从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苏东坡在西子湖上堆土成堤，以及民间工匠李春修建千古不朽的赵州桥得到了启示，决定首先在崔中旺铺一条路。修桥补路历来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文明的举动，大得人心的行为。第一笔决不喊空话或带半点宣传色彩。

这里原有一条路，全村车来人往，久已失修，路旁堆着柴草，鸡猪成群过路，牛羊遍地遗矢。有的人把几筐垃圾倒在路中间，过几天便沤成了肥料。路越挖越凹，象条河床。几日连阴雨，人仰车翻的事屡见不鲜。难怪人们说：文化大革命后，保定地区留下了“内伤综合症”。这条路就是生活的折射。

这是隆冬季节，战士们脱去棉袄，背心上蒸腾着热气，渗着汗水，个个干得真心实意。第一天，村里的人们围着看了一番热闹。收工时，一个小伙子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当兵的是吃饱撑的？有力气不会多甩几个手榴弹！修路……”

第二天大清早，队伍又赶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进了村，脱下棉袄又干起来。这时那些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老人坐不住了，他们也拿着锹走出自己的家门。宗文荣老大爷本来是北京一家钟表行的老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遭了不白之冤，送回原籍改造。他扫了十年街，多少委屈怨愤都洒在这条路上了。现在落实了政策，在故乡养老。这条无人修整的路，引出老人万缕愁思：他十几岁从这条路上进北京找活路，道边立着要饭棍；五十年代他回故乡探亲，金山银山路上过。可是现在，他常常扛着自行车从墙根走。唉！路怎么就走不通了呢？昨日他看了一天，想了一夜：解放军干起来了，咱能袖手旁观？他挨着战士们下锹了。随着他来的

还有朱旺。朱旺七十多岁了。谈古论今，见识不同一般，人称诸葛孔明。他边走边发表议论：“不承包，一个锅里搅马勺，越搅越稀；各顾各，都向钱眼里钻，国家得让他们钻得到处是窟窿，能富得了？修条路，日子才能畅通啊！”“孔明”大爷话一出口，就含着哲理和睿智，使人更感到军队的举动不同凡响了。

参加的人多起来。青年人也开着自家的手扶拖拉机，涌进了军队的汽车队。不几天，全村的男女老少能来的全来了，军民的汗水又啪嗒啪嗒地滴在一起。

路修好了，战士的脚步却没有停，他们走进了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清理灰尘。那污垢、烟迹祖祖辈辈积累，经过历史的沉淀，一层又一层，被一铲而净。农家小院里，鸡鸭猪兔，粪堆草垛各置其所；室内擦洗得窗明几净，炕席上铺了花床单，桌子蒙了塑料布。几千年伴着穷的“脏”，不得不快快离去了。每一家都变得既洁又美。

谁也不曾跟耶和华的创世篇相比拟，但却是过一日换一番天地。到了第九天，战士们走村串户，为二百多乡亲理了发，营房里烧了热水请乡亲们洗了澡。迎着落霞归来的时候，大家你望我，我看你，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怎么这样轻松愉快？原来，“脏”，可使人颓丧；洁，却可以让人振奋呢。第一步迈出去了，该迈第二步，姜同斌和他的战友们协助大队党支部画出一张张表格。这是崔中旺未来生活的规划，是新订的村规民约。他们慢慢调整着长长短短的色块，这赤橙黄绿青蓝紫，怎样才可搭配出应有的图案美来？

这几年，村子里不止一次演过电影《刘巧儿》，它的反封建主题，对八十年代的青年们，还充满了艺术魅力，银幕